



辽阔之上

熊红久 /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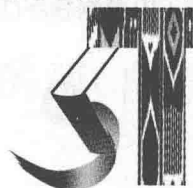
天山文萃

乌鲁木齐文学原创精品（第一辑）

乌鲁木齐市文联 乌鲁木齐市作家协会 编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天山文萃
乌鲁木齐文学原创精品（第一辑）



乌鲁木齐市文联 乌鲁木齐市作家协会 编

辽阔之上

熊红久
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辽阔之上 / 熊红久著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, 2015.12

ISBN 978-7-5469-7967-0

I. ①辽… II. ①熊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23903 号



责任编辑: 王永民

责任校对: 王永民

封面设计: 李瑞芳

责任复审: 吴晓霞

责任决审: 于文胜

责任印制: 刘伟煌



- 书 名 辽阔之上
作 者 熊红久
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(www.xjdzys.com)
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5号(邮编 830026)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网 购 当当网、京东商城、亚马逊、淘宝网、天猫、读读网、淘宝网·新疆旅游书店
制 版 乌鲁木齐博云视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印 刷 新疆新华华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87 mm × 1 092 mm 1/16
印 张 17.5
字 数 176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69-7967-0
定 价 43.80 元

网络出版 读读精品出版网(www.dudu-book365.com)

网络书店 淘宝网·新疆旅游书店(<http://shop67841187.taobao.com>)

心中的河(自序)

非常喜欢一首草原歌曲《心中淌出的河》：千里牧场，辽阔的歌海，马背牧人，乘风的轻舟。悠扬的旋律像起伏的山坡，又似散淡的白云，千百年里，只用一种姿态飞翔。

有一些词是属于专供的，只有特殊的地域才能涵养出与之相匹配的气魄，比如雄浑之于天山，比如辽阔之于草原。站在被天山拱卫的茫茫原野，任凭草像决堤的江水，汹涌澎湃，漫无边际。置身这样的境界，你会忽然觉得，那些弱不禁风的词汇和无足轻重的幽怨，早已逃之夭夭了。新疆用它的博大和苍茫，剥离掉所有的负赘，只留下筋骨和感动。让你的身心瞬间透明起来，也轻松起来。你有了做一缕清风或者一株蒿草的冲动，这时候，你已经成为旷野的一部分了。

你可以俯下身子，向一株草致敬，向它的渺小和安静致敬，向不会开花的命运致敬，向被荒漠驱赶的高度致敬。在与雪线齐肩的晨曦里，绽放自己的梦境。理解草原，要从观察一棵草开始。你就找到了事物的起点，有了支撑情感走向的根基。更多的时候，朴素比奢华更具生存的定力。

你还可以慢慢抬起头，极目远眺。最终会发现，即使穷尽气力，视线也无法企及天际，远方早就成为未知的象征。不要总想看透一切，超越一切。在草原，过程远比结果重要得多。一如这清澈的流水，在蜿蜒曲折中，默默徜徉。任凭一些花草高过它的水面，隐伏在绿色之下，托着袅袅的馨香，托着整个春天的梦想。

在草原上，没有一条河流是雷钧万霆或者疾速飞逝的，仿佛是为了配合缓慢的节奏和舒缓的意境，所有的事物都降低了速度，河也是在九曲十八弯的回望中，折映出粼粼的波光 and 柔性的妩媚。这样的徘徊，便有了抚摸的意蕴，草原的肌肤因此而芬芳起来。只有在草原，才能见到水与草之间，如此地依依不舍，缱绻缠绵。也只有在草原，水才找到了自己应有的纯净品格和禀赋的柔美本性。

这里是粗犷和细腻的统一，是巍峨和弱小的对应，是硬朗和柔顺的融合，是放纵和怜爱的交织。两种完全不同的秉性，被天山和草原联结起来，绘制出一幅刚柔相济的山水长卷。

歌中还唱道：沿着马头琴的旋律，随着乳香向彩虹飘去。心中淌出的河，唱给遥远的歌。当面对这一望无际的辽阔时，不要总把目光伸向远方。学做一条河吧，学做一条从心中淌出的河，用一个微笑，一次凝视，来滋养身旁的一株草，一朵花。它的意义，远胜于你眺望无法预知的远方。

辽阔之上，有着无垠蓝天和千仞雪峰；有着季节轮回和万里长虹；有着俯视我们的苍鹰和鸿雁；有着磨砺我们的风雨和寒冬。

辽阔之下，是些渺小的草和弱小的昆虫，穷其一生它们也只能生存在这狭小的区间里。或许，在它们的眼里，我们才是辽阔的化身。

辽阔是从心中淌出的河，心的飞翔，才是辽阔应有的方向。

目 录

心中的河(自序)

第一辑 天边草原

2 / 梦见昭苏

16 / 辽阔之上

23 / 天边草原喀拉峻

34 / 天境

49 / 天赐草原云赐湖

62 / 夏尔西里

74 / 萨尔巴斯套

79 / 我的草原

第二辑 故乡守望

84 / 温暖小城

87 / 对酒当歌

90 / 美景如画

93 / 宁静淡泊

96 / 对一条路的记忆

104 / 站在高处的美丽

111 / 神湖

122 / 海西 海西

125 / 遥远的哈拉吐鲁克

第三辑 疆域游走

134 / 古城奇台

144 / 杏花伊犁

148 / 城市的味道

151 / 葡萄架下的欢歌

156 / 夜色飘香布尔津

167 / 旋律的故乡

第四辑 内心诵吟

180 / 岁月深处的标签

183 / 新雪

185 / 二月的温度

188 / 静夜

190 / 冬至

192 / 文化的力量

195 / 慢是一种能力

199 / 书是我的靠山

204 / 岁月的变迁

210 / 以文学的名义飞翔

第五辑 风景眺望

218 / 江边的凤凰

225 / 敬仰光明

230 / 仰视刘家峡

236 / 遭遇南方一场雨

240 / 千年茶香

254 / 大海之滨

257 / 大连时间

261 / 回归课堂

264 / 鸭绿江上

268 / 水洞



第一辑 天边草原

梦见昭苏

向往昭苏

对于昭苏，更多的来自于朋友的描述中和一张张美轮美奂的图片。那是百万亩油菜花竞相绽放的景象，天地间好像除了金黄，一切都黯然失色了，那铺天盖地的，那逶迤连绵的，那波澜壮阔却又迫不及待盛开着的金灿灿的油菜花，俨然把昭苏已经托举到了一个连惊叹都攀援不上的高度。提供图片的朋友在啧啧过后，用非常惊诧的眼神斜睨着我，好像没有去过昭苏，没有观赏过如此浩瀚的花海，是我隐秘至深才被发现的一个不可饶恕的生理缺陷。这让我对自己认知的缺失产生了不小的愧疚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昭苏一词，成为从我伤口处长出的花朵，美丽又有些疼痛。

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作协主席亚楠来电话，说2015年7月，准备组织一些国内期刊主编到昭苏进行文学采风。听到昭苏这个名字，还没

有完全弄清楚内容，我就满口答应了，仿佛迟疑一下就会待慢了内心的期待似的。这个拥有了油菜花芬芳的名字一下与自己亲近起来，一个站在千里之外的县城，开始与我的内心，有了一种秘而不宣的联袂。

我有意识地去网上查看一些与昭苏有关的资料，来缩短自己与这个即将去造访的美丽城市间的距离。资料上说，昭苏属于高山半湿润性草原气候，冬长无夏，春秋相连，没有明显的四季之分。特克斯河横贯全境，是一个被群山环抱的高位山间盆地，形成了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，海拔 1323~6995 米。南部为天山主脉，山势雄伟，高峻绵亘，是阻挡南疆沙漠干热风的天然屏障；北部为乌孙山，呈东西走向，山体较矮；西部受沙尔套山以及哈萨克斯坦境内查旦尔山的阻隔，形成一个南、西、北三面高，东部略低的盆地。号称“天山之父”的汗腾格里峰，位于西南部的中哈边境线上，海拔 6995 米，是天山山脉第二大高峰，终年积雪区达 100 平方公里以上，是特克斯河的主要水源。是新疆境内唯一一个没有荒漠的县。昭苏因出产“腾昆仑，历西极”的天马，2003 年被国家农业部命名为“中国天马之乡”，也因汉朝时著名的“乌孙国”而闻名，是新疆乌孙文化的发源地之一，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都很丰富。有历史变迁遗留下来的草原石人、汉室细君公主墓园、夏塔古墓群、平定准噶尔勒铭碑、新疆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——圣佑庙等文物古迹，也有夏塔鹿苑、夏塔温泉、库尔库勒德克水帘洞、昭苏大草原等自然景观。

我尤其被资料中的一句话深深吸引——昭苏是新疆境内唯一一

个没有荒漠的县。我去过新疆不少地方,由于极度缺水,许多土地的荒漠化甚至沙化现象异常严重,沙逼人退的情况屡见不鲜。而昭苏这个拥有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县域,竟然没有荒漠?这让我习惯于在荒漠中行走的思维,出现了部分匪夷所思的猜忌。这种心态让我对昭苏的出行充满了期待。

绿色家园

7月3号,我们采风团一行十余人乘坐中巴,从伊宁市出发,沿着220省道一路向西,过了著名的八卦城——特克斯县城之后,车子开始盘桓在曲折的山路上,路的两边全是郁郁葱葱的绿色,柏油路就像一条细长的绳索,企图将绿色一圈圈打包起来,却又一次次被挣脱。甚至一些齐腿的蒿草,似乎怕路肩侵占了自己的地盘,直接拥堵在路的两边,把条无可奈何的柏油路挤压得纤瘦而弱小。在通往昭苏的路上,绿色是主流,是气象,是被引燃的熊熊烈焰。烧得只剩下了一条瘦骨嶙峋的山路,驮着我们一车的惊叹。

来自青海《雪莲》杂志副主编、诗人阿朝阳再也控制不了自己,径直走到车前,抓起车载话筒,没等司机打开音量开关,就放声歌唱。一曲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》把车里激昂的情绪推动起来。其实,大家早就被窗外连绵不绝的绿色所蛊惑,那起伏的山川,绵延至天边的草场,都被兴奋谱成了乐章,在心中激荡,一旦有人推开闸门,欢畅的洪流便倾泻而下,大家很快就淹没在了歌声里,淹没在了赞叹里,淹没在了还没有准备好就扑面而来的绿色里。

看！油菜花！有人发出呼喊。几百米之外，果然有一片盛开着的油菜花，远远望去，像筑起了一道金色的堤坝，企图阻止蔓延的绿色。太势单力薄了，竭尽全力也无法遏制汹涌的潮水，向着天边呼啸而去，绿浪顺着山的阶梯往上涌动，大有淹没天空的壮志。同车的县旅游局王展旭书记告诉我们，昭苏县无论是草原还是农田都不用人工浇水，完全是天赐甘霖。上苍的恩赐已经足以保证他们水草丰美，五谷丰登了。

作为在新疆出生和长大的兵团人，对农业我还是略知一二的，水源直接决定着农业的规模和发展。在新疆种地，几乎都是靠着地下的井水来灌溉。一口井轮着浇，排到谁家，日夜劳作不能睡觉，必须浇完，否则时间一到，水就转到下一家了。小的时候，给父亲送饭，他在大田地里浇水已经两天两夜了。我看见他赤膊躺在潮湿的田埂上睡着了，草帽盖在脸上，喊了几声都没能把他叫醒。劳动的强度，让瘦弱的我从小就对农业充满了畏惧。而在王展旭书记描绘下的昭苏农业，却如此浪漫。一切都是机械化了，从播种到秋收，农民所要做的，就是没事的时候，到地里转转，看看孩子般的庄稼茁壮成长的过程，对秋天收获的数量进行评估，再对银行存折数字的增长进行预测。这让我第一次产生了做农民的憧憬，尤其是做一个昭苏的农民。

在车子行进的过程中，我的目光一直在寻找，哪怕是一小块不毛之地，让我对资料中提到的昭苏无荒漠的论断，提供一些反驳的论据，而所有的努力都无功而返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昭苏是靠自己的实力赢得世人赞誉的。

所有与蛮荒有关的黄褐之色，都已被绿草缜密缝合了，新的肌肤赋予了新的景象。为了满足大家拍照的要求，车子停在路边，我走近了这些功勋卓著的草，它们谦虚得像一个农夫，局促地拥挤在一起，一腿的泥水，一身的尘埃。密密麻麻的草一株挨着一株，就像大海里的水一样，一滴挨着一滴，所有的波澜壮阔都是从一滴开始出发的。就像这么多的草，没有一棵是多余的。

我还看到了一些牲畜，几匹马和几头牛，靠得很近，悠然自得地站在齐腿高的草丛间，尾巴不时甩打一下，驱赶蚊蝇，头却不抬起来，身体也不见移动，定定地站在原地吃草。我也曾见过新疆一些荒漠化严重的草原，由于过度放牧，草刚长出地面，就被羊们饕餮殆尽，甚至已经开始啃食草根。牲畜是在长途奔跑中获得果腹食物的，好不容易发现一株像样的草，十几只舌头蜂拥而至。而昭苏的这些牲畜，不用移动就能把自己吃得膘肥体壮，它们的幸福指数一定是畜牧业里最高的。这样想来，做一只昭苏的畜生，也没有什么不好。

行走在昭苏大地上，如果不是刻意去想，你不会觉得是在新疆。一定以为到了北欧的某个乡间。蓝天、白云、绿草，由上而下，层次分明。凉爽、潮润、通透，由表及里，沁人心脾。

草原石人

昭苏县宾馆，院子幽静。粗壮的榆树和杨树依次分布，花坛里开满了各色的花朵。清脆的鸟叫把阳光明媚的中午梳理得生机盎然。

就在我们午饭后回房间休息的片刻，院子开始下起雨来。我起身

趴在窗台上观看，雨下得很大也很急，像单身多年的男子赴一场约会，而偏南的阳光却依旧灿烂，有些隔岸观火的闲情。雨是被一片云搬来的，几个篮球场那么大，刚好罩住我们下榻的宾馆和附近的一些林木，看上去像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一场演出。其他区域丝毫不受影响，依然碧空如洗，依然行人如织，依然花红柳绿，依然牛马安详。仅十几分钟，雨就戛然而止，就像毫无征兆地来时一样，迅速撤离，还天空一副最初的模样。但大地却记录下了雨的神态，树叶间的雨滴，在阳光下晶莹剔透，被洗去尘埃的花朵，愈发娇艳妩媚。站在院子里，我们大口大口地呼吸，潮润的空气，将肺腑里存留的污浊冲刷得清清爽爽，干干净净了。

乘车去看草原石人。带队的昭苏县旅游局书记王展旭告诉我们，这个景点离县城只有几公里。昭苏是一个出了城就见到茫茫大草原的县城，即使在县城，也很难见到一块不长草的黄土地。王书记的话引得许多目光透过车窗，想寻找一些证据来反驳他的绿色理论，却枉费心机。不得不承认，绿色的强大，让我们恍然觉得这不是行走在新疆，而是在以绿色见长的云贵或者川黔，是在领略由温带雨林气候带来的植物的繁茂和鼎盛。

果然很近，十几分钟就到了景点。大门还在建设，几个工人正在专心致志制作门头。几根直径七八十厘米的原木被锯成了四方形，有了拱形门的雏形。进得门来，一条一米多宽的水泥石子路，曲曲折折，将我们的脚步引向深处。我看见了远处的毡房和近处的马匹，它们在

低头吃草，即使我们的脚步已经很近了，它们依然没有抬起头来，站在草原上，马是应该有这样的底气的。马见得多了，它知道来这里的许多人都是过客，只有草和马，是有根的，是属于这块土地的，是家园的一部分。

前行了七八十步，右侧草丛里突兀排列整齐的九根石柱，三纵三横。王书记介绍，这些大约是当时突厥人拴马用的。我看到石柱上锈迹斑斑，杂草和野花在模仿岁月的样子恣意生长，都快掩埋过石柱的大半了。

蜿蜒的小路几乎要被茂盛的野草掐断了生路，最后还是顽强地冲将出来，不辱使命，把我们引领到一块黑色石碑前。碑的正面刻着“小洪纳海石人墓”，是国务院 2013 年 5 月 3 日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背面是对石人的简介。这里的草原石人，是我国隋唐时期，活动于天山以北的突厥民族的文化遗存。因此，人们习惯称草原石人为突厥墓前石人。《隋书·突厥传》云：突厥“有死者停尸帐中，家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……于是，择日置尸马而焚之，取灰而葬，表木为茔，立物其中，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”。再往前百余步，便是六尊大小不一的石人。首先看见的三尊石人，显然是一对夫妻和一个孩子。旁边立着另外三尊男子外形的石人，这些石人都背西面东，头部着冠梳辫，发辫披于身后，垂至腰际，双手交叉于胸前，腰部以下镌刻着粟特文。据专家解读，该草原石人是唐代西突厥王子的形象。

亚楠指着居中的一个石人告诉我们，“文革”期间，一群红卫兵来